

我与《焦作日报》的30年情缘

□刘全恭

为适应时代需要,1991年10月15日至21日,焦作日报社举办了为期7天的特约通讯员培训班,我积极参加,开启了我与《焦作日报》长达30年的情缘。

1991年10月15日一大早,我按时到焦作日报社四楼会议室报到。报社领导先后讲话:明年《焦作日报》小报改大报,为适应工作需要,举办特约通讯员培训班。随后,资深记者、编辑老师授课,特别让人记忆犹新是聆听了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老师的讲课,真是主题鲜明、生动形象、深入浅出、条理清晰,还了解了新闻的“大”与“小”等问题。

开班第二天下午,记者老师讲写消息的写法:“五个W”

交代清楚、材料真实可靠、有根有据,讲得有味,听得有劲。坐在前排居中的一位学员昏昏欲睡。经了解,正值培训班开班之际,其父突发重病住院,可听课机会难得,这位学员白天听课晚上陪护,由于睡眠不足,就出现了课堂打瞌睡的小插曲。学员刘景堂当即写了一个短消息,并得以发表。培训班组织得法,学员学习认真,取得了良好效果。10月21日下午结业,报社为我们颁发了特约通讯员证。

短短7天的培训,时间虽短但意义很大。师傅引进门,修行靠个人。知识的启迪,激发了我的写作激情。我不断学写新闻报道,报端偶见“豆腐块”。众多资深编辑老师的办

公桌旁时常能够见到我报送稿件的身影。经他们指导,我写了《领导干部骑自行车下厂办公》《黏土公司绿化榜上有名》等消息。特别使我记忆犹新的是,当年修武黏土矿年关到银行取款,银行出纳多付现金主动送还一事,我及时写了一则消息,编辑巧妙制作标题《刘万青好样的!》进行刊登,并获得“好标题”奖。

光阴荏苒,尽管报社乔迁、人员更替,但我与焦作日报社的情感一如既往。如今,在乡村振兴、红色教育过程中,依然得到了诸多老师的指导,我深表感谢。我将与《焦作日报》相伴一生!祝愿《焦作日报》越办越好!

我的作品第一次见报

本报老年记者 孙长海

人生有许多第一次。30多年前,我第一次在《焦作日报》上发表文章,其情景让我至今难忘。

1988年,我从豫东农村来到煤城焦作,经人介绍来到某矿当了一名采煤工,每天井下8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常常累得我腰疼腿酸、筋疲力尽。吃饭、上班、睡觉成了我生活的全部,日子过得单调乏味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在单位区队值班室看到一份《焦作日报》,竟让我爱不释手,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。从此,我对《焦作日报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有空就去阅览室看报纸,尤其是对《焦作日报》星期刊更是爱不释手。那时《焦作日报》是小报,每份报纸从1版到4版,不管是什么栏目,我都不放过,不仅看标题、看内容,还要琢磨人家的写作手法,并思考着如果让我去写我会怎么写。时间一长,我便不“安分”起来,脑海里产生了斗胆向《焦作日报》投稿的想法。那时我想,不成功也无所谓,不就是花8分钱的邮费吗?

据了解,当时《焦作日报》在全市发行,发行量大,投稿的人也多,除了报社一群专业记者外,还有一大批投稿的“武林高手”,想想自己的能力和水平,能行吗?但又感到心有不甘。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。有了这个异想天开的念头,接下来就琢磨着写什么东西。

单位有一同事,三口之家,与我所居的宿舍是隔墙邻居。同事两口经常吵架,可谓大吵三六九,小吵天天有,谁也不让谁。作为同事,为了息事宁人,我没少去劝架、做工作,但收效甚微,人家照样是“星星还是那颗星星,月亮还是那个月

亮”,照吵不误,而我这个好心人也不再登门做“好事”了。

常言道:家和万事兴。两口吵架,如果有一方谅解、忍让一下,也许这个架就吵不起来了。倘若二人各不相让,针尖对麦芒,这架不吵才怪呢?就此事我写了一篇言论《谅解、忍让并非低下》,并寄往焦作日报社,不成想,当周的星期刊在二版中间位置刊登了。

消息很快在矿宣传科及我所在的生产区队传开了,矿宣传科通知我参加每周一次的通讯员例会,会上宣传科长表扬了我,并宣读了我刊登的稿件,鼓励我再再接再厉,多写多练,还号召与会同志向我学习。我所在的生产区队,一帮要好的哥们非让我请客不可,说什么大作都上《焦作日报》了。为了不扫大家的兴,下班后我在单位门口一家餐馆花了98元摆了一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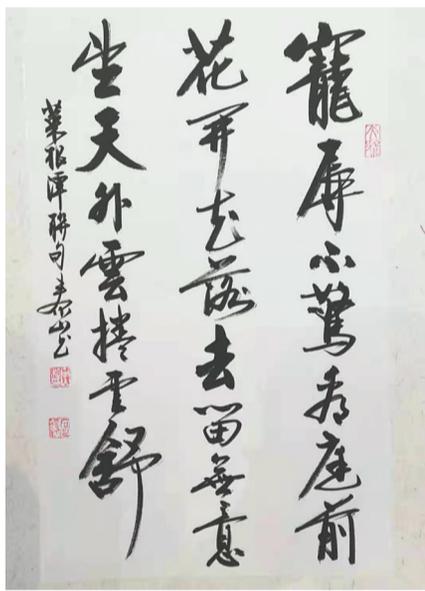
一位要好的哥们说我在《焦作日报》登的那篇稿子稿费一定不少,直到后来我收到一张焦作日报社寄来的汇款单——“稿费3元”,被他看到后笑得前仰后合:“老弟,你真是发‘大’财啦!”稿费虽少,但激发了我写作投稿的热情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我处处留意,不断学习,一有机会就创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见报的稿件也越来越多,我的工作也由“地下工作者”到了地上,后来去了办公室。

如今,退休在家,仍笔耕不辍,继续向《焦作日报》投稿。前几年,我又加入了焦作日报老年记者团,成了写作班的一名成员。屈指算来,我和《焦作日报》已有30多年的交情,它是我的良师益友,丰富了我的文化生活,让我受益终生。



秋来银杏黄

杨翠山 摄



书法

石泰山 作



抻烘柿

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

人在城里住,心却总惦记着山上老家。已是下了一场小雪的初冬时节,老伴仍心心念念她那几块没有冬耕的地,还有那几棵树上没有抻完的烘柿。终于等到天空放晴、天气回暖的日子,我们再次上山抻烘柿,不单是为了收获,重要的是享受抻柿过程和劳动的愉悦。

山谷的风,虽有几分寒意却清爽宜人;田野里的空气,酝酿在飘香的柿树间,吸一口是甜甜的。出村不远拐个弯,远远望去,田边地头一棵棵枝头挂满果实的柿树映入眼帘,就像一把把火炬在燃烧。来到树下,几天前的风雪天气,吹光了树叶,全身裸露的烘柿上竟然还披着一层薄薄的冰雪!我惊讶于这从未见过的美景,沉醉在那烘柿“寒冬傲霜枝,娇羞等故人”的诗情画意中。

霜降前几天,是收摘柿子

的最佳时日。成熟的柿子分为硬柿、软柿和烘柿。其中,烘柿果皮最薄,果肉完全软化,变成果汁,糖分充足,可以现摘现吃,最受人们青睐。时下已立冬数日,树上所剩全是熟透了的玛瑙似的烘柿。用长竹竿大头劈开的嘴儿抻住缀着果子的细枝,轻轻扭动折断,从枝杈杈中小心翼翼收回嘴里衔着柿子的竹竿,摘下,不一会儿便装满了一篮子。渐渐地,太阳升高了,阳光把烘柿浑身照得透亮,随意拿一个带有温度的烘柿,除去柿蒂,将比蜜还甜的果汁慢慢吸入口中,从嘴角一直甜到心里。这时,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。

准备收工时,我们看见树下满是刚才抻柿时脱落的和几天前大风刮落的烘柿,着实让上了年纪的人好生心疼。是啊,现在整树的囫囵柿尚且无人问津,谁又在意这摔得稀巴烂的柿子

呢?扪心自问,上世纪60年代初人们抻柿时的那股认真劲儿又在眼前浮现。

那时粮食紧缺,秋天抻柿,全收全藏,一个不丢,硬柿做柿饼,柿皮磨炒面,烂柿切柿瓣,就连摔在地上的烂烘柿也要一点点收起,酿柿醋、熬柿稀,更多的是搓柿糠——把粗糙的谷糠或细软的米糠与烂烘柿搅拌,用手搓块,晾干晒透,冬天加入少许炒玉米,在石磨上一遍遍磨成细细的柿炒面,蒸成甜疙瘩,或与米汤拌做稠饭,吃着香甜,是一道美味。

几经周折,两篮烘柿总算运回小城家中。定是现在生活比蜜甜的缘故吧,孩子们对烘柿不理不睬,或浅尝辄止,但我还是讲起往事让他们听。我们生活在当下最美好的时代,只有了解过去,才能不忘初心,不断前行,才会更加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新生活。

晚霞

本报老年记者 周月云

晚霞夕照仍芬芳,未混童心绮梦扬。
浪漫旅途游客雅,现实健体保身康。
婆婆自古都愁老,岁月从来不愿长。
默讲世人多富贵,舒心潇洒过时光。

初冬

本报老年记者 王根才

西风萧萧顿生凉,落叶瑟瑟吟离殇。
霜严莫嫌黄花瘦,雪飞才闻红梅香。
一身傲骨不事春,两袖清风谱华章。
天寒才觉衣方单,黄昏正好恋夕阳。